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第二十三回 齊天雲投宋定巧計 林素娘派兵破重圍

餘靜把秦文煥領到了樹林，見到元帥林素娘。林元帥，勸秦文煥投降歸順。當秦文煥提到公主的時候，林素娘說：「秦駙馬，你不是最擔心的就是二公主齊愛仙嗎？我已經派人接她去了。你看，他們來了！」

原來林元帥早有安排，派唐鐵牛和楊賽花去捉拿齊愛仙。這二位奉命來到安南國的營門外。唐鐵牛討敵要陣，叫齊愛仙出來。

「番兵！快去稟報你們的二公主齊愛仙，叫她出來。她出來早了哇，跟秦文煥還能見個面，她出來要是晚了哇，他兩口子可見不著了！」

唐鐵牛這麼一要陣，齊愛仙聽到秦文煥被人家引出營去了，就知道是凶多吉少。二公主上馬端刀就出營了。一見唐鐵牛哇，把二公主氣得柳眉倒立，杏眼圓睜，手裡端著這口大刀奔唐鐵牛就去了。

「好哇！唐鐵牛哇，你把我的駙馬給弄到哪去了？」

「啊，他呀，死了！我看你呀，二十來歲，長得還挺漂亮，剛守著啦，改嫁吧！嫁給我行不？」

二公主一聽，氣得滿臉通紅，大刀一舉，奔唐鐵牛就剝去了。唐鐵牛騎著馬，手裡拿著鐵棒槌。「開！」往外一招架。他一想，我別跟她打了，叫我老婆子收拾她得了。

「我說賽花呀快、快過來！」

唐鐵牛架一下，撥馬回去了。楊賽花殺到了齊愛仙的跟前，腰裡解下了青銅鏈子錘，把錘頭往兩旁一分。

「嘿嘿，認識我嗎？」

二公主一看，這個人沒騎馬，也是一搜多粗。不到四尺高，夫上縮著兩個大抓髻。穿一身紫花的褲褂，他是男的是女的？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呀，叫楊賽花。你是齊愛仙嗎？」

「正是你家二公主。」

「哼！怪不得把秦文煥給迷得那樣呢。長得是真夠漂亮的。」

唐鐵牛在後邊說：「老婆子，別謙虛，我看哪，她比你差多了。誰也沒有你長得好看了！」

「是真的嗎？我說牛啊。」楊賽花回頭問。

「真的！」唐鐵牛在後邊答。

唐鐵牛可會溜須拍馬了。他知道他老婆武藝出眾呀，疆場上給兩句美言，鼓舞鬥志。楊賽花把青銅鏈子錘往兩旁一分：

「齊愛仙你服綁吧！」

齊愛仙一聽，這兩個大爺是夫妻倆呀，這是個女的。難為他倆怎麼找一塊的，跟這樣人還有什麼話好說嗎，看我取她首級。二公主手裡端著大刀奔著楊賽花就剝去了。

楊賽花用錘招架，三招五式啊，齊愛仙不是楊賽花的對手。楊賽花的錘頭往外一扔，把齊愛仙的馬腿就繞上了。往懷裡裡一帶，「咕通」把馬給拽趴下了。「咣當」把齊愛仙就摔到馬下。楊賽花過來就把齊愛仙摀住了。

「別動！還跑得了嗎？啊？我今天就是拿你來的！」

楊賽花用繩子把齊愛仙就綁起來了。然後綁到馬鞍轡上，把齊愛仙就抱到懷裡啦。

「我說郎君啊，快走哇！」

楊賽花騎著齊愛仙這匹馬，奔樹林來了。唐鐵牛在後邊跟著。他們來到了樹林。林素娘一說，秦文煥抬頭看，把臉都氣白了。

「林元帥呀，你這就不對了。你們的宋將這是接我的妻子嗎？這對我是莫大的侮辱哇。你們一員宋將，把我的夫人抱到懷裡了。元帥，你叫我秦文煥還怎麼在世上為人！」

林素娘一聽笑了：「秦駙馬，怎麼著？吃不住勁了！我實話告訴你吧。她不是男的，她是女的。」

「女的？」

楊賽花說：「怎麼，你認為我是男的？男的有這麼好看的嗎？我是大姑娘，我跟我郎君還沒拜天地呢？」

秦文煥仔細一看，確實是個女的。臉上還搽著粉呢！元帥林素娘吩咐：「把二公主趕快接到大營！然後叫你夫妻團圓。」二公主都沒來得及和秦文煥說句話，就被楊賽花帶進宋營裡去了。秦文煥知道，這是把二公主當了人質了，我怎麼也得降了。

林素娘說：「秦駙馬，這回你放心了吧！二公主在我營中，那是安然無恙了。」

餘靜說：「奴才，你還有什麼講的。我剛才說的話你記住了嗎？你把番王哈天棟的人頭拿來，好見元帥請功受賞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林元帥說：「餘道長，番王哈天棟在鐵佛寺裡頭，戒備森嚴。要想拿他的人頭有點太難了。再說我們現在不應該打草驚蛇。我看第一步，秦文煥你回去，要先把徐文彪跟大公主齊愛蓮救出來。勸番王齊天雲投降歸順。我揣摸這件事情，你還能辦到吧。」

「那好吧，元帥等信吧。」秦文煥上了馬，手裡拿著金頂棗陽槊，奔他大營去了。

餘靜跟林素娘說：「林元帥呀，我的不肖之徒，已被我勸說歸正，我此行目的已經達到，此處不能久待了，我得回山，你們有什麼為難之處哇，再到山上去找我。我餘靜聞信必到。」

林素娘再三致謝，最後，餘道長告辭回山，唐鐵牛還送了一段路，……回來再說秦文煥。

秦文煥無精打采地同到了營中，先到牢房裡見到徐文彪和齊愛蓮。秦文煥把自己的經過全跟他們兩人說了。

文彪一聽，心中歡喜，說：「文煥，你打算怎麼勸說番王齊天雲投降啊？」

「我想這麼辦吧，要勸老王爺齊天雲投降，不是輕而易舉的。我到那兒給你們倆講情，叫王爺把你們倆給放出來，咱們三個訂好了，今天晚上，擺宴勸酒，趁勢，把王爺齊天雲灌醉捉拿到宋營裡去。到那兒叫元帥林素娘勸他投降歸順。」

「好吧。文煥，你就去辦吧。」

秦文煥來到黃羅帳，見到番王齊天雲。老番王在那兒正掉眼淚呢。

「文煥哪，你回來了？」

「我回來了。」

「愛仙呢？聽說被他們給拿走了。現在死活不知，你沒去救她嗎？」

「我去救她了，殺了半天，沒殺進宋營，因而孩兒我回來了。」

「啦，我最喜歡的就是我二女兒愛仙哪，沒想到被他們給拿走了。我看哪，兩國開兵，仇深似海。這條命啊，要保不住了。」

「父王啊，我看您應該把我大姐丈和姐姐齊愛蓮給放出來吧。」

「不放！這兩個冤家，我要不看你的面上，早就把他殺了。」

「父王，這一半天我沒少到牢城營去。我到那兒勸過他們倆，姐夫和姐姐，他們兩個都後悔莫及。悔不該，想反我們的大營。悔不該，以小犯上叫您生氣，他們有時竟至痛不欲生，我想，不管如何，那是您的親生之女，既然他們痛悔前非了，您就該高抬貴手，饒恕他們。」

「我不信，這兩個冤家能夠回心轉意嗎？」

「真的，不信您把他們推來看看。」

這叫虎毒不吃子啊！有狠心的兒女，可沒有狠心的爹媽。老番王就兩女兒，他沒兒子，這倆姑娘真是愛如珍寶，視做掌上明珠。秦文煥一講情，老頭也就就坡下驢了：

「來呀！把他們兩個人給我推來！」

番兵去了不大的工夫，把齊愛蓮和徐文彪就推來了。

「給爹爹磕頭！」

「給父王磕頭！」

「兩個冤家，按理說早就該把你們殺了。我聽文煥說你們兩回心轉意了。是真的嗎？」

愛蓮說：「爹爹，我們錯了，真正的回心轉意了。爹，您把我們饒了吧！」

文彪說：「老王爺，兒一念之差，鑄成大錯，還望父王開恩！」

「咳！今後可不要再差了，既然如此，給他們綁繩鬆開！」秦文煥過來把他們兩人繩子給鬆開了。

「文彪哇，愛蓮哪，你們知道嗎？你妹妹被宋營拿走了。現在死活不知，今天已經天晚了，到明天你們到疆場上，討敵要陣，一定把你妹妹愛仙給救回來。」

「爹爹，那您就放心吧！」

秦文煥說：「咱們擺上一桌酒席，叫他們倆給您多敬幾杯酒，也算給您賠不是，給您賠禮了。您看如何？」

王爺說：「來呀，把御宴擺上！」侍衛們急忙應聲而去，不多時擺上了一桌豐盛的酒席。秦文煥向侍衛們說：「今天是我們家中人相聚，要好好敘敘家常，你們都退出吧！」

幾個侍衛一聽，人家是一家子說話，咱在這聽著算老幾呀！撤吧！全都退出啦。

徐文彪斟酒一杯，雙手遞過來說：「老人家，這是我的贖罪酒，請您賞臉。」

老番王接過杯來，一飲而盡。齊愛蓮也斟酒一杯遞過來：「父王，這也是女兒我的贖罪酒，您不喝就是不原諒我。」

老頭接過來又喝了。

秦文煥又倒了一杯：「這也是我的贖罪酒。」老頭說：「你怎麼也贖罪了？」

秦文煥說：「您的二女兒被宋營抓去，我沒救出來，還不該贖罪嗎？」

「好！」老頭又喝了……他們推杯換盞，輪番敬酒，一會幾工夫，老番王面紅耳赤，語無倫次，最後手扶桌案，哭了。

徐文彪說：「老人家您怎麼哭了，何事傷心呢？」

「唉！你們都在這裡給我敬酒，可我的二女兒愛仙，現在何處呢？宋營會不會把她殺死呀？」

秦文煥一看到時候了，他看了看虛文彪，使了個眼色，然後向老番王說：「老人家。我們知道您惦記著愛仙。這樣吧！我們陪同您到宋營上看看如何？」

老番王睜開醉眼說：「怎麼去？」

秦文煥說：「就這麼去，我們攙著您……」

說著話，秦文煥與徐文彪兩個人走上前來，一左一右架住齊天雲，秦文煥從身後掏出繩子便綁！老番王酒醉昏昏已是無力反抗，口裡剛要嚷，被齊愛蓮用一塊手帕把嘴給堵住了，連說：「爹爹不要生氣，一會兒就給您解開！」三個人齊動手把齊天雲雙臂綁上，然後用一件戰袍往他身上披，先讓他在椅子上安坐，秦文煥走出大帳看看動靜，只見有兩名侍衛在大帳門外遠處瞭哨，秦文煥轉身回來之後，見老番王坐在椅子上已是昏昏睡去……

秦文煥說：「天助我也，我正怕他路上吵嚷，不料他竟自己睡著了，快走。」

當下徐文彪背起老番王，秦文煥與齊愛蓮二人在旁邊護送走出大帳。番兵一見正要問時，秦文煥先答道：「王爺醉了，到我們帳裡去喝點醉酒湯。」番兵並不敢多問，任著三個人牽過馬來，把王爺駕到馬上，由徐文彪攬著他。另兩人護著，出了番營直奔宋營而來。

來到宋營營門外，徐文彪命宋軍速去報稟元帥得知。

林素娘聞聽之後，立即升帳，並命人請他們進營。秦文煥、徐文彪、齊愛蓮三人架著齊天雲走進大帳之後，秦文煥、徐文彪先給元帥見禮，齊愛蓮也參見元帥，並表示謝罪之意，林素娘降階相攙，吩咐賜座。

此時的齊天雲，酒勁兒已經過了許多，他已知道自己到了宋營，嘴雖然被堵著，但怒目而視，雙臂搖晃，大有掙斷繩索以死相拼之勢。

林素娘吩咐把齊天雲口內東西取出，綁繩鬆開。

番王齊天雲站到當中破口大罵：「你們把我殺了吧！你們宋軍是匹夫，你們利用這種辦法把我給拿來了，我不贊成你們！要殺有頭，要剮有肉。你們就隨便吧！我至死不降！」

「老王爺，您先別生氣。須知天意該然，人意難回，我軍到此，重圍即破，今日將你請至此處，怕的是攻戰之時，傷了你老，你何必如此動怒？」

齊天雲說：「你破重圍？談何容易，我軍層層包圍，堅如磐石，你們不過是自來送死。」

林素娘說：「我們已是穩操勝券，你們必然敗北，別人不說，就說您吧！眼下就已在我的帳下，連您的最近的人都歸降了大宋，這還不是大勢所趨嗎？」

齊天雲說：「誰歸降你們大宋了？」林素娘說：「你的駝馬，你的女兒全都投降了。你就是不投降，你能擋得住嗎？」

「這……你們把我殺了吧！」

大公主一看，趕忙給她爹爹跪下了。

「爹呀，您降了吧。審時度勢，應該當機立斷了，我勸爹爹您懸崖勒馬。爹爹，我們都降了，您還不降嗎？我給您跪下了。」

秦文煥也跪下了。徐文彪也跪下了。「老王爺，您投降吧！我們是您的姑爺。我們不該以小犯上，現在是兩國開兵，沒有辦法。把您捆綁過來，您多原諒。」

這工夫齊愛蓮從外邊進來了。也給她爹跪下了：「爹呀，我也降了。你也降了吧！」

老番王一看，倆駝馬，倆公主全給他跪下了。鬧了歸齊，你們這四個東西是糊弄我一個人啊！

「咳！降就降吧！」

老王爺投降了。

林素娘告訴老王爺：「您哪，先回營。明天本帥破重圍，您大兵不動就行。」

「元帥，您就放心吧！」

徐文彪、秦文煥、齊愛蓮，齊愛仙跟著老王爺一塊回營。臨走的時候，元帥林素娘把徐文彪叫到旁邊，告訴他：「今天晚上你一定跟鐵甲關聯絡，叫他們裡頭知道，四更天吃完戰飯，五更天放炮破重圍！」

「是！」

徐文彪回到了番營裡共，就一更多天了。徐文彪上馬端槍出了番營，來到鐵甲關前。一叫城，宋兵來到裡面稟報阮英。阮英來

到城外，把四哥接了進去。

「四哥，你怎麼同來的？」

文彪把自己的經過和見到林素娘的事情整個講說了一遍。「不過元帥，我得請罪呀。臨陣收妻，罪該萬死啊！」

「四哥，你還沒有老婆，再者說，公主對你是一片癡情，幫助我們破重圍有功。這樣的媳婦應該收。」

「四哥，明天四更天吃完戰飯，五更天破重圍。元帥定准了。」

「定准了。」

「那麼四哥，您是在城中，還是回去？」

「我得回去！」

「好吧！」

徐文彪同營了。阮英做好了安排布署。

再說二路元帥林素娘。四更天起來，用完戰飯，打動聚將鼓，「咕嚕嚕……」點鼓聚將。眾戰將來到裡頭參見元帥。

「見元帥！」

「參見元帥！」

元帥林素娘一看。眾戰將個個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。元帥拿起一支令箭來：「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啊。我們今天破重圍，只准拼死向前，不准苟活退後，先行者為奮勇敢死隊。唐鐵牛、樂寶，聽令！」

「末將在！」

「給你三萬人馬，由烏孫國，從東面往裡殺，一定和宋軍裡頭阮英的人馬接上頭。違令者斬！」

「是！」唐鐵牛帶兵走了。

孟春達一想，他們打烏孫國由東面打，那我是打北面，是打南面啊？他旁邊等著呢。元帥林素娘又操起一支令箭，「副先鋒吳寶聽令！」

「末將在！」

「吳寶，你與大將周順芳和楊修，帶上三萬人馬，由黑水國打南面往裡殺。一定要跟宋軍接頭。貪生怕死，臨陣脫逃者斬！」

「末將尊令！」吳寶帶領三萬兵也出營走了。

元帥又拿起一支將令。把孟春達急得直搓手啊。我打哪一面哇，頭些日子我帶著傷，元帥不派我。現在我傷好了，元帥怎麼還不派我呢！元帥往旁邊看了看，「趙天雄、趙海雄、趙飛雄聽令！」

「末將在！」

「我給你們三萬人馬，由西門往裡殺，當然了，西面就是安青國，我們一刀一槍也不能動。到那兒就像是會親家似的，就能跟鐵甲關的人馬會師。不過你們也得多加小心。要跟兩位駙馬文彪、文煥直奔鐵佛寺，在裡邊捉拿番王哈天棟，搭救元帥周景龍。」

「末將尊令！」帶兵也走了。

孟春達一想：就剩北面了。這回該是我的了吧！他不敢搶令，他知道軍營裡有紀律。元帥又拿起一支將令：「楊賽花、花面閻軍姚山動聽令！」

「末將在！」

「你們帶領三萬大軍在北面往裡殺。北面就是交趾國，咱們元帥可就在鐵佛寺裡押著呢。你們一定要打北方殺到中營，搭救元帥周景龍。捉拿番王哈天棟。如果你們要是畏刀避劍、貪生怕死，本帥是定斬不饒！」

「噢，尊令了。走！」楊賽花與姚山動，帶領三萬大兵就出營了。

孟春達在旁邊急得汗都下來了。「哎呀，元帥呀！四面一面也不派我，難道我孟春達沒有用了嗎？」元帥林素娘又拿起一支將令，看了看孟春達。

「孟春達聽令！」

「噢，末將在！」

「本帥給你一支將令，你為四面輪流總接應。哪面要是打敗仗，你如接應不到，本帥我要你的腦袋！」

「哎呀，那太好了！」

「孟春達，本帥還有話跟你說。」

「元帥，我知道了，您是說那牛，哎，那那牛跑不了。」

「對！一定要活捉『神力牛』，你要是抓不住『神力牛』，本帥要重重加罪！」

「你就放一心得了，那個臨走的時候，我得帶點家物什。我得牽牛哇，給我拿個手銬子來！」

孟春達身上掖著手鐐子，上了馬，手裡拿著這對獨腳銅人掣出營了。

二路元帥林素娘，帶著陳清秋、蓋嬌娘和六千人馬，為四面輪流總指揮。林素娘親自督隊呀。這個炮呀。周圍全響了。「隆隆隆隆！殺呀……」一起攻打番營，一片喊殺聲……

番王哈天棟在鐵佛寺裡，探馬不斷向他報告。「報告王爺，可了不得了。西面安南國一槍一刀沒動哇！老番王齊天雲造反了，跟宋軍一起殺奔鐵佛寺來了！」

「啊？齊天雲哪！我要抓住你，一定把你碎屍萬段！」

探馬又來報：「報王爺，南面黑水國營也保不住了。大帥傅雲飛。被那個大個子孟春達趕到南門，一下就給砸死了。眼看南門也保不住了。」

「再探，再報！」

番兵又來報：「王爺呀，東邊也內亂了。番王雷天寶的二姑娘，雷小霞也愛上了中原大國的小白臉，叫楊方啊！他們在裡頭也造反了。跟宋軍在一起也往裡殺呢，恐怕東面也守不住了。」

老番王可冒了汗了。事到如今，我看我的北門也難保住了。正這工夫，番兵又來稟報：「報，有個丑丫頭叫楊賽花，那對青銅鏈子錘可太厲害了，把我們打得是死屍橫躺，鮮血成河了。咱們兩員大將，北賽虎、北賽彪，已經死到她的錘下。現在他們殺奔中營而來！」老番王哈天棟嚇得鬚鬚亂抖，蟒袍直顫。「把他們元帥周景龍給我推來！」命令一下，把周景龍就推來了。

番王說：「頭路元帥周景龍，你改姓陳景龍。這件事，我早就知道。周景龍也好，陳景龍也罷。反正你是頭路元帥。今天你投降歸順吧！你不投降歸順，我馬上就要你的命！」

周景龍一笑說：「番王，我聽見周圍喊殺連天，鼓聲隆隆，炮聲陣陣。眼看重圍你就保不住了。你就殺了我，我就算為國捐軀，你能活得了嗎？」

「好哇！既然如此，推出去斬了！」

「爹爹，您不能把他殺了，如果把他殺了，我們連後手都沒有了。爹爹，我們還是趕緊退吧！」哈羞花在一旁插話。

「神力牛」說：「我看也應該退吧，我可以出去抵擋一陣兒，現在哪面都保不住了，光靠北面也不行了。走上啊！」

老番王說：「把周景龍裝進木籠囚車。吳明你押著囚車，哈雷在頭前帶隊。本王帶領戰將斷後。然後直奔九曲連環谷，打那兒奔詔關。」

「神力牛」和響馬吳明押著囚車木籠，帶著番兵正往前走，眼前就到九曲連環谷了。他們正往前走哇，就看九曲連環谷旁邊山坡那個樹林裡頭。有人嚷了一聲，象打個雷一樣。